

名山劇叢書

雷雨

曹雪芹原著
朱彤改作

名山書局印行

名山戲劇叢書

雷

鬱

曹雪芹原著
朱彤改作

名山書局印行

編刊名山戲劇叢書敘言

如果清算一下八年來文藝界的收穫，戲劇的創作無疑地應佔着最高的地位。無論在前方，後方，甚至於敵人統制下的淪陷區域，不管創作條件如何困難，環境如何惡劣，各種形式的戲劇，自最簡單的活報，街頭劇，以至處理題材十分複雜的多幕歷史劇，先後以出版物和劇團為媒介，呈現於讀者和觀眾之前的無慮數千種。它們曾經無情地暴露敵人的一切罪行，揭開社會的黑暗面，指示民族解放國家建設的途徑；它們也曾為千百萬被壓迫同胞伸張正義，吐露不平，喊出他們心底的呼聲和共同的願望。此中有血，有淚，有民族先烈的英靈，有人類最高的同情。這種輝煌的成就，可以教文藝界任何其他方面的活動，為之遜色。

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們以為：

第一，戲劇自始便是政治工作的有力武器，抗戰後，遂和一切戰時宣傳結不解緣，自初期流動的簡單演出，到近年職業劇團的定期有系統公演，把城市，軍隊，學校，鄉村，普遍地變成戲劇活動的無數據點，不僅使愛好戲劇的人在數量上有驚人的增加，同時現實的試煉，更使作家寫作技巧，演員表演才能和觀眾欣賞能力，提高到相當水準，造成對於優良劇本的廣大需要。

第二，這種在戰前只爲少數具有現代知識的人士所欣賞的綜合性藝術，戰後因爲寫作題材的豐富，演出機會的增加，劇作家們在廣大的讀者和觀眾羣中，儼然成爲時代的驕子。認清戲劇已變成普遍需要的精神食糧的事實，鼓勵起他們不顧一切困難，努力從事創作的勇氣。

第三，許多知名作家，由於環境的壓迫和生活的不安定，在其他方面不能有重大驚人的成就，却爲戲劇創作方面增加許多新力量。而中華民族有數千年的文化遺產：史實，小說，傳奇，舊劇以及民間的種種傳說，一經和現實發生連繫，在優秀作家的神思妙手中，便變成永濟開發不盡的富藏。

然而戰時劇運并不是完全走着坦途，物質和交通的困難，使劇本的出版流通受到重大的限制；物價高漲的壓迫，使戲劇的演出成爲吃力的冒險事業；檢查制度的不合理運用，使創作條件受到許多無謂的極格，這一切困難，都不能阻止劇運的發展。

我們今天已走過披荆斬棘的一段艱苦途程，勝利給我們帶來了更優越的條件，更寬廣的境界。過去的成就，正爲未來鋪好一條大道。憑着以往的奮鬥精神，加上新生的力量，豐腴的原野正在等待我們開發，多一分努力，便多一分成果。這是我們編刊本叢書的基本動機。

目次

獻辭	一
序	三
第一幕（一景）	一
第二幕（兩景）	四〇
第三幕（兩景）	七七
第四幕（一景）	一二四
後記	一三七
滙版記	一四二
附錄	一四五

第一幕

時：距今二百年前。

地：北京。

人：寶玉 黛玉 寶釵 薛鶯鵲 紫鵑 小紅 鶯兒 傻丫頭 晴雯 襲人 丫環等。

景：已是深秋了，賈府大觀園雖綠林未盡茂，也不免有一點蕭條的景象。傍晚的新陽，似乎眷念大地的風光，不肯匆遽地隱去。園內一排朝西的竹林，全身正披著黃色大氅，在晚風中婆娑地絮語。林右隱約地露出一片瓦屋，孤獨而且寂寞的佇立着，好像是一個安靜幽怨的小姑娘，脈脈地依偎在竹林的懷抱裏，傾聽他訴說終古不變的戀情。

偶然有一兩隻失羣的乳燕，不知道從哪一片灰雲裏冒了出來，經過竹林上空，寧落地飛走了，飛進了，漫漫的高了，終於消失在蒼茫的暮色裏。

屋內悄然無聲。綢緞色的電影紗簾垂着。除了不知誰的秋風，間或竄進頭來，用它的長舌紙簾，雅雅，惹得它一陣皺眉以外，它總是端端正正的深垂着，掩蔽着朱漆的窗櫺，就好像掩蔽着一個少女多少歲月美麗的祕密。

屋內——

上首：一扇窗，一爐門，一張書桌；下首：一扇窗，一爐門，一張床櫥。下首的門通庫房的。橫首又是一張床，比較寬大些，也較貴些。床的右邊是一張高几，上面擺着一隻古銅香爐，一股青煙正在緩緩地升起。

。左邊是一座書架，堆了一些線裝書，似乎有點疲倦了，顯得很通暢的神氣。書架底下還放着一張琴，已經斷了一根絃。再左邊又是一副茶几和椅子。全屋充滿了灰色和青色的情調。漸漸地是寂寞的，漸漸的，主人也是寂寞的啊！

嘉啓：一個紫衣的姑娘，輕輕地拂拭書架上的灰塵。另一個女孩子探頭來。

小紅：

（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在書房了環中，算是還有幾分姿色的，情懷初開，很想找一個寄托的地方。但是她不是意志很堅強的人；她祇能偷偷摸摸地傳遞一些風情，很怕別人窺破她的秘密，她受不住那些尖酸的语言和嘲諷的眼光。現在她匆匆忙忙地跑進來，臉上有點蒼白，彷彿發生了什麼重要的事情。）紫鵬姊姊！

紫鵬：

（一個熱情的姑娘，十八歲了，還是一團孩子的赤誠。她長的很好看，娟秀而且大方；她生的又聰明，靈敏而且體貼；但她並不覺得自己是好看的和聰明的，有時她甚至於忘記了自己的存在。她站在庭院里，風來了，雨來了，她就會想：「那些可憐的小乳燕，哪兒是它們的家呢？」冬天到了，樹木枯禿的，每逢黑夜沉下沁涼的陰來，大地嚙嚙地匍匐的時候，她就會就心地問：「那些孤另另的小枝條，它們不害怕嗎？」她似乎忘記了她還是一個丫環，自六歲上下的年紀，她便沒有了家，被賣到這個富貴的宅第來，十幾年了，他就過着一種小燕子小樹條兒的生活。人間的風雨，命運的黑夜，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降臨在她的頭上，但是她從來沒有爲自己擔心過，有一個時期，她幾乎完全爲了別人活着。她是很實心的，誰待她有一分好處，她總是兩分或者三分的還報人家。如今她把全副的感情，一古腦兒用在小主人身上。她自己並不是

一個多愁的人，在她仁厚而真摯的心目中，世界有如一江春水，儘管不免碎石礫礫，而迴洑激瀾，終究是很可愛的。可是爲了小主人的命運，她也不免時常皺起眉來了。現在她正在無心地拂拭一本書，聽見說話的聲音，她便立即抬起頭來，詫異地——「小紅，你怎麼得空兒來的？」

小紅：我來瞧瞧您的。

紫鵲：（高興）你請坐，你坐坐！我們姊妹們難得敘敘的。——自你派到鹽二奶奶那裏去了以後，我們就不常見面了。

小紅：我去了也快一年了。

紫鵲：我和襲人姊姊還常常提起你來。

小紅：我也是念着你們。

紫鵲：（怪她）你怎麼不來玩呢？

小紅：我不得空兒。

紫鵲：（從頭到脚地看她）你胖多了。——喲，你也出落得標緻多了。

小紅：（低下頭來）

紫鵲：你怎麼不說話呢？

小紅：（懇求地）紫鵲姊姊！

紫鵲：（輕聲）鹽二奶奶待你怎麼？

小紅：（搖頭）

紫鵲：怎麼了？你說呀！

小紅：林姑娘呢？

紫鵲：她喝酒去了。

小紅：她一個人去的？

紫鵲：。

小紅：她是打那邊小亭繞過去的麼？

紫鵲：她素日是走那條路的。（詫異）你問這話做什麼？

小紅：紫鵲姊姊，我求你一件事情。

紫鵲：我們姊妹們都是一樣的，幾日不見，你還變的生分了。

小紅：（迫切地）姊姊，我求你救救我！

紫鵲：怎麼？

小紅：（有點嗚咽）我很不好，我說話叫林姑娘聽去了。

紫鵲：你是得罪了林姑娘？

小紅：不是，我沒有——

紫鵲：（急）別這樣吞吞吐吐的。我們不是外人，有話你直說好了。

小紅：今日我和隱兒在花亭裏玩，隱兒送我一塊手絹兒，我收下了。——這件事叫林姑娘知道了。

紫鵲：這也沒有什麼罪名呀。

小紅：那手絹子不是隱兒的。

紫鵲：哦！

小紅：（哽咽）是我不好，我不該做。

紫鵬：我明白了，那縀子是你男人的。

小紅：嗯。

紫鵬：誰呢？

小紅：是他——是——是——（撲在紫鵬的懷裏）哦，紫鵬姊姊！

紫鵬：（溫和地）告訴我，我不會告訴人的。

小紅：（低低地）是芸——芸二爺。

紫鵬：誰？

小紅：芸二爺。

紫鵬：好好兒的，他爲什麼送你手絹兒呢？

小紅：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前些日子，我丟了一塊手絹兒，我跟陸兒提過一句，誰知就叫他聽去了。

紫鵬：哦。

小紅：他就悄悄把縀兒摘了去。他說他撿了一塊，叫陸兒拿來給我應酬，我聽不是我的。

紫鵬：你就收下了。

小紅：我沒有。我叫陸兒還他，他不肯收，他說：「算是我送你的好了。」陸兒又拿了回來。

紫鵬：後來呢？

小紅：……

紫鵬：後來你就收下了。

小紅：紫鵲姊姊，你要救救我！

紫鵲：這些事情林姑娘都知道了？

小紅：嗯。

紫鵲：林姑娘說了什麼沒有？

小紅：我沒有看見林姑娘。我和隱兒正在花亭裏談着，就聽見賣姑娘的聲音：「林丫頭，你別跑。」

隨後賣姑娘繞了過來，問我們看見林姑娘沒有，我知道她們是玩捉迷藏，林姑娘就躲在花亭的

後面。

紫鵲：哦。——等她回來，我給你問問。

賣牛馬

小紅：你救我一命，保護我的臉，我來世結草啣環的報答你。

紫鵲：快別這樣說！我們都是姊妹，還算得了什麼？

小紅：那我就拜托你了。前頭還有事，我怕連二奶奶叫人。

紫鵲：你去吧。

（小紅走了兩步，又站了下來。）

小紅：紫鵲姊姊，我忘了告訴你一件事。

紫鵲：你放心好了，我會替你說的。

小紅：不是我的事，你也留神一點兒。（悄悄地）我聽說寶二爺就要定親了。

紫鵲：（一驚）這話是真的？

小紅：是真的。前日少奶奶和老太太談心，漏了這麼一句：「寶兄弟也不算小了，園子里現放着一個

姑娘，模樣兒又好，又是親上做親，要定就定下吧。」

紫鵬：這也未必說的林姑娘呀。

小紅：是啊，就不知道說的是誰。林姑娘和寶姑娘，一個是姑表妹，一個是姨表姐，都長得美人天仙

似的，叫人往那兒猜去？

紫鵬：你這回去，不妨探探少奶奶的口氣。

小紅：（忽然一拍手）呸，我想起來了。

紫鵬：（緊張）什麼？你想起什麼？

小紅：少奶奶露過一句話，她說——

（這時外面一個丫頭的聲音：「兩位姐姐談心呀！」）

小紅：吃了一驚，回頭一看，鶯兒！

鶯兒：（掀簾子進來一個丫頭，她就是寶釵臨身的侍婢，鶯兒。已經十六歲了，模樣兒雖不高秀，却

是慈靜可掬，透著一種醇厚之相。她那圓圓的臉，白里透紅，很像七月天的荷花。現在她笑

嘻嘻地問道——）林姑娘不在屋裏嗎？

紫鵬：前頭二奶奶過壽，林姑娘行禮去了。

鶯兒：我是送東西來的。我們少爺前兒打南邊回來，帶了些鄉土東西，寶姑娘說，這是送林姑娘的。

紫鵬：這又麻煩你了。

鶯兒：（一邊放下紅漆匣子，一邊說）一會寶姑娘還要來玩呢。

小紅：（慌慌張張）哎呀，前面有事，我要走了。

鶯兒：（一邊檢東西，一邊說）你瞧我剛來，就把紅姊姊嚇跑了。（望着小紅的背影）紅姊姊，你慢慢走啊！（小紅下。）

紫鵲：（欣賞的態）這是花瓶，這是梳子。——這金魚兒兒倒怪精緻的。

鶯兒：（拿起一束紙花來）憑這紙花多好看，——也不知道是那兒出的？

紫鵲：那是蘇州出的。

鶯兒：蘇州？——林姑娘不是蘇州人麼？

紫鵲：——林姑娘老家還在蘇州。自從林姑娘過世以後，老太太心疼外孫女兒，就派人接來撫養，

——已經快十年了。

鶯兒：（點頭）哦，這就是了。（自言自語）我們寶姑娘還不是命苦。老爺早就去世了。虧着太太守

節，帶着一兒一女，投奔到賈府來。

紫鵲：我說太太太過很像我們的太太，模樣兒，舉止兒，倒像是一個模子裏印出來的。

鶯兒：自然哪，她——原是說姊妹姊。（忽然想起來）紫鵲姊姊，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紫鵲：（大驚）什麼？

鶯兒：就是寶二爺和寶姑娘的事情——

紫鵲：（緊張）他們可是要定親了？

鶯兒：（愕然）定親？——誰說的？

紫鵲：怎麼，你不是說這個？

鶯兒：我還不知道信兒呢？——這是哪個造的謠？

紫鵲：（緩和下來）不相干，我是隨便問問的。

露兒：我是說啊，我們姑娘爲了寶二爺，哭了一場。

紫鵲：（又奇怪起來）寶姑娘哭了？那爲什麼？

露兒：就是爲着——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告訴人。

紫鵲：哪，我不說。

露兒：就是啊，我們姑娘——（忽然聽見聲音）不好，有人來了！

紫鵲：（諦聽）是姨太太的聲音。

露兒：還有寶姑娘和林姑娘呢！

（紫鵲迴身對露兒王上。）

紫鵲：（含笑）姨太太您好？寶姑娘！姑娘！

露兒：您的東西都接戶兒送齊了，姑娘。

紫鵲：（隨口問）都接齊了？（她是一個四十左右的婦人，早年沒了丈夫，撫養一兒一女，支撐着一

份頗大的產業，能經世故，做事異常圓通周到。現在很慈愛地——）露兒，你還會身子怎樣？

露兒：（一個十六七歲美麗的姑娘，有着卓絕的風度和才情。因爲太美了，她對於花開花落的感覺，

也就特別的敏銳。因爲太慧了，她不禁有幾分露骨的珍貴。她愛清潔，淺雅，喜歡服御素色的

衣服。然而那種簡單自然的風韻，却掩飾不了她的肢體的豐盈。她有着一顆熱烈的心，滿懷着

無比的熱情，要向什麼地方傾瀉。她愛什麼人的時候，她會覺得那個人皮膚灼痛，她也要求對

方向等程度的反應。任何疏忽和怠慢，儘管在別人看來，就是細微如同芥菜一樣的，也會使

她感覺得尖銳的痛苦。如果有一天，她發現她的感情擠了空，她的憤恨也是很可怖的。

她也在熱烈地憐惜着自己。她珍重她寫過的一撇字，她穿過的一雙鞋，她走過的一寸路，她撫摸過的窗前一一片竹葉。世界上恐怕沒有一個人，像她那樣顧念那已墜失的舊夢了。當她一人悄然靜坐的時候，她常會掩弄一根偶而脫落的青絲，默默地凝想它的柔弱，它的美麗，它的飄零，和它的寂寞的將來，以致潸潸地流下淚來。

如果她比身在一个幸福的家庭裏，或者她會像一隻活潑的小鳥一樣，翱翔在自由的雲際，高唱一些輕快的，愉悅的詩歌，自然也能動人心弦。不幸她自小就沒了爸媽，流寓在外祖母這裏。老人家雖然慈愛，姨媽們也不是不關切，但總比不上母親的體貼入微。她有什麼歡樂和悲哀，畢竟沒有一個可以傾訴的人。經年累月，她永懷着一種難以排遣的記憶，漸漸地就變的煩躁而且多疑。她喜歡咀嚼別人的言語，有時甚至爲了一句漠不相關的笑話，她也可以通宵無眠。而她的偏激的性情，却又使她在高興的時候，常常會從嘴裏滑出一模傷人的細刺，不高興的時候，甚至會掉下一柄亮晃晃的斧頭。這樣與人相處，往往苦了別人，也苦了自己，後來她索性與人疏遠了起來。有人說她高傲，也有人說她孤僻。也許這兩種評論都是不錯的。

她的體質自小就不很好，不是腰酸，就是咳嗽，病病纏纏的，成年難得有一天清爽。現在她又發了老病。剛從賣菸道賣回來——多謝姨媽。才暈了一陣，還會好了。

一個賢慧溫厚的姑娘，年約十八九歲，方方的臉，大大的眼睛，莊嚴中透露着雍容華貴，有大家閨秀的風範。她不多說話，但每一句話，必定經過細心的銓衡，提防她用的字是不是太重了，或者太飄浮，日久她已經能够運用自如，恰如其份。她也從不窺探別人的秘密，就是由於一

種偶然的機會，撞破了別人的隱私，她也祇佯裝不知道的樣兒，免得招人嫌忌。在必需的時候，祇要是她能够辦到的事情；她總是很樂意地伸出她的援助的手，並且她沒有一次把她的恩德放在嘴上，因此她在這里博得上上下的稱譽和尊重。她是一個很實際的人，她覺得「現實」是命定的，是不應該也不能反抗的，她盡力使自己成為「現實」的朋友。在她看來，反抗現實至少是一種不聰明的行為。調和與妥協乃是最穩妥的路。因此如果有一位攝影師，擇定了某處名勝之區，要給她拍一幀單人肖像，無論她喜歡那里或不喜歡那里，她總會設法尋覓一個最適宜的位置，使她置身於風景之中，配合得自然而且美麗。她不是不明明的，也不是沒有決斷的，不過她的聰明和決斷，祇有在這個範圍以內，她才願意充份的使用出來。

有人說，她這種生活態度是最好的，我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我們祇知道，她確實藉此避免了多少不必要的糾紛和痛苦，並且贏得了一種寬廣的榮譽。她自己也很明白這種利益，養成習慣了，她自自然然就不會想到現實以外的事情。如果有一天，「現實」發生了不可彌補的缺陷，而她仍然不能和它做朋友的時候，她也許會陷入一種絕望的隱痛裏。沒有幻想來安慰，沒有勇氣來革命，甚至於沒有自由來表示愛和憎，她會怎樣感到一種死樣的悲哀！——但是目前她是不會想到這上面去的。

她的家境很豐足，很有一些典當和田產。父親過世了，她依傍着母親投奔到姨母這里來。她們就在賈府旁宅分了幾間房子，結了近鄰，一切日用生計，都由她們自己開支。有時她也到賈府這邊來，尋找姊妹們說說笑笑，日子也就很容易地過去了。

現在她陪伴黛玉回來，微笑地說道——「哥哥前兒回來，帶了點南方的東西，這是你的一份